

中国帝王系列

隋炀帝杨广

国恨

亡之



程迺冬 汪晴 著

程迩冬 汪晴 著

中国帝王系列

隋炀帝杨广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国之恨——隋炀帝杨广/程迺冬, 汪晴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4

(中国帝王系列)

ISBN 7-5434-5052-6

I. 亡… II. ①程…②汪…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798 号

书 名 亡国之恨——隋炀帝杨广

作 者 程迺冬 汪 晴

责任编辑 王 萍

美术编辑 慈立群

装帧设计 陶雪华工作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32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052-6/I·833

定 价 19.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最荒淫腐化的昏君。

杨广自幼狡猾奸诈，以种种假象迷惑父亲隋文帝杨坚和皇后独孤氏，并取得他们的欢心，继而将心爱的女人香娘作为诱饵对太子施美人计，致使太子失宠，从而夺取太子位。取得太子位后，杨广迫不及待地凶狠地谋杀了父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上了皇帝的杨广大肆奉行享乐主义，美人为重，江山为轻；游玩为重，社稷为轻。为了游玩，开凿了南北大运河，使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劳役。杨广为显示国威三次攻打高丽，征调全国二百多万军队，结果以惨败而告终。最后在起义军和反叛军的威逼下，卫队逼宫，杨广被迫自尽。

本书对隋文帝杨坚、独孤氏皇后、太子杨勇、太子妃元妃、萧皇后、香娘以及卑躬屈膝的王承昫、宰相杨素等人都做了细致的描写。杨坚虽然是一个勤政节俭胸怀大志的皇帝，但晚年失于检点，加之易换太子，致使杨广的阴谋得逞，铸成大恨。杨广荒淫无道，将大好江山付之流水，给世人留下了千古之恨……

目 录

第一章

宣帝选美不临朝 乐运直谏遭祸殃 (1)

第二章

免杀身卑躬屈膝 交小人别有所图 (17)

第三章

昏君驾崩立幼主 汉王积虑设鸿门 (34)

第四章

元宵大闹汉王府 刘译痛施美人计 (51)

第五章

随王尊剪灭皇族 夫妻谋图谋大位 (67)

第六章

幼帝禅让火中焚 奸臣乞官酒伤命 (83)

第七章

晋王巧计驱突厥 府尹屈躬事千岁 (100)

第八章

并州府尹动土 晋阳宫宫妃泼醋 (117)

第九章

慰香娘杨广惩妃 蒙朝使夫妻双簪 (134)

第十章

老太监不辨真情 晋阳宫醉娥乱舞 (150)

第十一章

杀兰花晋王回京 藏娇娘萧妃献计 (166)

第十二章

饰金甲太子请纓 断琴弦晋王钓誉 (183)

第十三章

猫逗鼠六合举兵 酒对月建康赋诗 (200)

第十四章

三路军渡江灭陈 二君臣跪庙降隋 (216)

第十五章

老皇帝初试新欢 小儿子重温旧梦 (234)

第十六章

欲擒故纵痛割爱 远离尘嚣乐逍遥 (249)

第十七章

元妃病重惊皇后 澄儿承欢丧九泉 (266)

第十八章

草屋藏娇遂心愿 野外纵马泄衷肠 (282)

第十九章

独孤氏求饶屈膝 太子妃含恨归西 (298)

第二十章

不是战场胜战场 晋王调兵又遣将 (313)

第二十一章

骗皇后姬威作证 欺天子杨素穿校 (330)

第二十二章

易太子兄弟错位 乐逍遥后妃颠倒 (346)

第二十三章

独孤皇后好孤独 野心太子又心野 (362)

第二十四章

隋文帝死于非命 皇太子杀人灭口 (378)

第二十五章

登大位杀兄杜患 游洛阳迁都奇想 (395)

第二十六章

痴迷迷楼御女车 游乐西苑十六院 (411)

第二十七章

开运河游乐八方 攻高丽毙命广陵 (427)

第一章

宣帝选美不临朝 乐运直谏遭祸殃

五月的长安，榴花似火。

并不宽阔的长安街道上，一队队红男绿女匆匆走过。那些刚刚从车上走下来，弱不禁风的年轻女子们，在皇宫内侍的搀扶和拖拽下，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面上艰难地蹒跚着。那些内侍以及荷枪持刀的兵士们不时用各自的尖细和粗犷的喉咙吆喝着：

“能不能走快一点？圣上等着你呢。”

“快走，快走！”

兵士们还不时挥舞着手中的兵器，驱赶那些围上来看热闹的人。想想看吧，皇帝从全国选了这么多的美女来，一批一批地送进宫里，都是绝艳美色，围观者能不为之感叹吗？

“可怜啊，这些小女子，从此便不见天日。”

“听说圣上病病殃殃的，他顾得上这么多的女子吗？”

“这你就知道了。据说圣上每天临幸十个女子。”

“后宫三千佳丽，一年才轮一回，那不是活守寡嘛。”

他们无奈地看着无奈地议论着无奈地目送着的那些可怜的小女子们，一批一批地被带进皇宫里去。

榴花纷落。血一样鲜红的花瓣被暖暖的初夏的熏风吹落，在那些小女子们的金莲下，在那些内侍和兵士们的大脚板下，碾成了泥尘，斑驳陆离地粘在了石子路上。

那些小女子，细细地观看，她们的表情却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显然是刻意地化妆打扮了的，那青春勃发的粉嫩的小脸上搽着胭脂，嘴唇也染得嫣红，一双双充满憧憬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蔑视着那些围观她们的人。这些小女子多是想通过进宫伺奉皇帝而求得一个出身的。男人可以做官出土，女人凭什么？还不是凭一张美丽的脸蛋儿和水样的性情？倘若能得到皇帝的宠幸，或者生下个一男半女，不要说自己富贵荣华，就是家里的父母兄弟也跟着富贵荣华，做了皇亲国舅，地方上谁还敢欺负他们？但，多数是紧锁双眉，小脸儿苦巴巴的，既有别离亲人的悲愁，也有对前途的担忧。还有一些小女子，则是一步也不愿意走进皇宫的，因为她们本来都许配了人家，被皇帝生生地拆散了，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她们中的许多人也曾四处躲藏，反抗，但都无济于事，相反她们的家人连同她们婆家的家人统统被斩光杀绝。皇帝是不和她们讲情面的。那些一味地讨好皇帝的官员们也是不和她们讲情面的。最后，她们还是得穿上花红柳绿的衣服，被押进京都，一步一步走向那最高贵也是最黑暗的地方，除非那些烈女子，一气之下自杀身亡……

几天来北周皇帝宇文赟，因为每天都要验视各地送来的美女，忙得不可开交，不要说上朝议事他不得空闲，就连大小便也当着皇后、贵妃、夫人、美人、宫女、内侍和刚刚送进宫的美女们的面，无遮无掩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他一定要亲自一个一个地验视，不让别人代劳。杨皇后曾担心他龙体欠佳，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谏他，验视美女的事她可以代劳，但他总是摇摇头，坚决地拒绝了。他对验视美女有兴趣，他觉得开心，同时他也是不折不扣地为自己负责。因为这些美女都将是他所专有的，绝对属于他的。他要保证她们的纯洁。

周宣帝宇文赟降旨，每二十个美女为一组，分批送进他的寝宫。这些美女便一批一批地被送进来，接受宇文赟细心的验视。杨皇后率领着三宫六院的贵妃、夫人和美人们成半圆形坐在宇文赟的身后，她们的圆心的那一点，便是宇文赟的龙椅所在的地方。宇文赟就是坐在那把宽大的龙椅上面对着一字儿摆开恰似那圆上的一条弦线的美女们。

刚刚进宫的美女们难免局促不安，一个个勾低着头，眼睛盯着裙裾下露出一点点小金莲，不敢看她们的圣驾之躯。间或有几个胆大的，出于好奇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想偷偷看看他，也只是乜斜着眼睛，匆匆地瞥上一瞥。

宇文赟见她们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站好了，便堆出了一脸的微笑，一动不动地打量着她们。从外观上，他要得出第一印象。为此，一个小内侍要从后边将那些美女们的头一个个扶正，让她们的身子站直溜了，依次展露芳容给圣上观看。宇文赟看一个点一下头，表示可以看下一个了。如此，

先将二十个美女的外观看了一遍。

对于皇帝这样认真的审视，美女们多有窘态，身子也不停地忸怩着。她们以为皇帝已经验视过了，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然而她们想错了。她们不知道皇帝就是皇帝；皇帝只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正当她们等着被带走的当儿，宇文赟“嘿嘿”笑了笑，一边把两只手向外翻动着。

小内侍会意，尖声喊道：“验视玉体——”

开始，美女们不知是什么意思，东张张西望望，神色茫然。小内侍使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她们：“把衣服脱光！”这不啻是一声惊雷在她们的头上炸开。当她们准确无误地明白了圣上的意思后，颇有深受奇耻大辱之愤。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十六七岁的女子怎能赤身露体呢？她们一个个使劲抱紧了自己的身子，不让别人侵犯。

宇文赟身后的杨皇后和众多嫔妃们被她们紧张的神态逗得吃吃窃笑。有人小声说：“现在都挺正经的，等到后来，像我们一样，再脱光了身子，圣上也不扫你一眼。”

宇文赟再次把两只手向外翻动着，示意她们赶快脱光了。小内侍开始动手了。然而却遭到了她们的抵抗和挣扎。稳坐在皇帝身后的杨皇后不得不缓缓地走到那些可怜的美女跟前，对她们进行训导：

“到了这里，你们不要害羞了。圣上是我们共同的丈夫。这寝宫里除了我们女流，便是太监，再也没有男人了。你们怕什么呢？快都脱了吧，免得圣上动怒。”

小内侍也在一边说：“脱吧，奴才不是男人。你们走进这里来，不完完全全地验视了，是不能走出去的。”

二十个美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她们觉得这一关非过不可了，便一个个颤颤抖抖小心翼翼地脱下了衣服。面对着玉雕一样晶莹光润的肉体，宇文赟的眼睛为之一亮。他抱着肩逐一地在她们的身子上扫来扫去，看她们的乳房、腰身是不是长得丰满匀称。宇文赟的眼睛就是绝好的尺子，他能在一会儿的工夫把她们分出等次。乳房过大或过小的，臀部过大或过小的，都划为下等，只有不大不小顺顺溜溜的，才被列为上等，列为首批宠幸的人选。二十个美女中，能被他列为上等的，不过三五个。然而还有最后的验视，那就是确定她们到底是不是处女。倘若他认为哪一个不是处女，便万分生气地一挥手，不管她如何争辩和挣扎，他都让小内侍当着众人的面，用一条白绫带子将她勒死。这是不容商量的。

也许是过于专心和专注，劳神使然，宇文赟突然两眼眩晕，眼前一片漆黑，漆黑中又有无数的火花如同萤火虫般地飞舞着。他呻吟了一声便摔坐在龙椅上了。

“大补露侍候！”杨皇后说。

宇文赟的眩晕不是一天两天了。宫中的人都知道。二十来岁的一个男人，身子糟得像朽木杆子，一张脸瘦得脱了形儿，走起路来也摇摇摆摆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摔倒。想想看，这样一个病病殃殃的身子，怎能一天宠幸十个嫔妃呢？可他不，他偏偏不肯放过她们。他一见到美丽绝色的女子便陡地来了精神头儿，从内心深处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就这样，天天泡在女人缸里，日积月累，他的骨髓还不给掏空了？

宫女把早就预备好了的大补露端过来，交给杨皇后。杨

皇后一手搂抱着宇文赟的头，一手亲自喂他喝下。宇文赟乖垂地喝完了大补露，稍事体息了一下，眩晕过去了。他又开始了那一丝不苟的验视工作。

杨皇后吩咐宫女，赶快准备第二碗大补露。说来也算神奇，宇文赟喝了这碗由老君庙的道长提供配方熬制的大补露，很快就神智清醒，恢复了常态。他重新抖擞抖擞精神，挥挥手，把寝宫的总管叫过来，让他把验视的结果按三六九等登记造册。那总管一个个登记的当儿，小内侍又引进下一批二十人来，等待着皇帝的验视。宇文赟依然一丝不苟地按照预定的程序验视着。这是何等有趣的事情！他全神贯注，乐此不疲。然而，正在此时，另一个小内侍匆匆走了进来，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道：“陛下，乐运那老头子又要闯宫哩。”

宇文赟听了小内侍的报告，不由得火冒三丈。

“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不知道朕正忙着嘛？”他一边嘟哝着说，“老不死的，专爱管闲事……”

小内侍转身出去了。

小内侍所说的这个叫乐运的大臣，原是同州万年县的长官，当年宇文赟的父皇周武帝宇文邕视察万年县时，发现他不但政绩卓著，而且敢于直谏。特别是当向他问及对太子宇文赟的看法时，乐运毫无保留地谈了他的看法：“臣以为太子无非是个中人罢了。若是能有良臣辅佐，他本人又能以国家社稷为重，尚可继承大位；倘若一味地纵情声色犬马，那国家社稷就危险了。”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敢说的，周武帝的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对太子的赞美之声。而他自己对太子却

是万分担心的，看法与乐运是一致的。于是，他破格提拔乐运为京兆郡长官，并授予他能直接进宫向皇帝劝谏的权力。周武帝没有来得及解决太子的问题就撒手归西了，给他惨淡经营的北周留下了这样一个荒淫的昏君。

乐运自以为享受先帝赋予他的特殊权力，当然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毅然决定闯宫。当那个小内侍匆匆跑出来阻拦他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寝宫的大门口。

“大人止步，大人止步。圣上正在验视美女，你可不要进去啊！”小内侍伸开双手挡住了他。

乐运一脚将他踢开：“滚，天下都毁在你们这些阉党手里！今天老夫也不想活了，拼他一个死，面君直谏。”

小内侍慌忙从地上爬起来，一溜烟地先行跑进宫里，一边喊叫着：“陛下，奴才拦不住，叫他闯进来了。”

话音未落，乐运一步跨进了寝宫的大门，一缕花白的胡须伴随着他匆忙的脚步在胸前飘飞着。皇帝的寝宫里蓦地出现了一个男人，慌得那些嫔妃和美女们尖叫着，躲避不及。特别是那些一丝不挂的美女们，更是恨不得地上有一条缝儿钻进去。

乐运是正人君子，面对粉红色的女人世界，他无动于衷，或者说她们根本就不存在。为了避免嫌疑，他使劲低着头，不让自己的目光触及到那些碧玉般光润的肉体。他三步两步走到宇文赟的跟前，扑通跪下了。

“臣闯宫见驾，罪该万死。”

宇文赟一任他跪在地上。这一刻，他的小脸儿煞白，身上打着哆嗦。不说乐运的胆子着实大了一点儿；就说这举动

本身太扫他的兴了，一股恶气在他心里生发着，鼓荡着。他向那小内侍挥挥手，示意将那些美女们带到里面的深宫里去。等那些美女走了，坐在他身后的嫔妃们也走了，只留下杨皇后时，他才压抑着胸中的怒气有气无力地说：“平身。”

“谢陛下。”乐运站起身。

“乐运，你进来干什么？”

“启禀陛下，臣以为，陛下身为国君，当以天下社稷为重，不该沉迷于酒色之中。现兴师动众四处采女选美，已使民怨沸腾，国内的形势很不安定。国外呢，又有突厥人蠢蠢欲动，觊觎我大周江山。在这样的形势下，陛下怎能安居寝宫不理朝政呢？臣受命于先帝，有权闯宫直谏，故而就……”

“先帝？哈哈，朕如今不是先帝！若在平时，朕也许不怪罪你。可现在，朕正忙着哪。你不是都看到了？朕没有闲着！”

“臣以为陛下的所为实在荒唐……”

“好了，好了，你就是为这事来的吧？朕知道了，你快下去吧。”

“臣担心陛下不肯听臣面陈，特备有一本，请陛下过目。”

乐运从怀里掏出他的奏章递了上去。

宇文赧接过奏章，歪着头，端详着。只见乐运的奏章上写着他的八条弊政：一、独断专行；二、沉湎酒色；三、不理朝政；四、严刑苛法；五、穷奢极欲；六、徭赋繁重；七、堵塞言路；八、不修德政。

宇文赧也斜着细细的双眼，好似漫不经心地说：“就这八条？”同时心中那股怒气也膨胀开来。

“臣以为有这八条就足以使大周亡国了。陛下一定要为大周江山社稷着想啊！”

宇文赧扬起脖子哈哈一笑，说：“这倒奇怪了。大周江山社稷是朕宇文家的，朕尚且不怕亡国，你怕什么？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说，臣受先帝之托，有责任劝谏陛下。请陛下三思。”

“哈哈，先帝？先帝管得了前朝还管得了今朝？”宇文赧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阴影，他的嘴角不易察觉地抽搐了几下。他的怒气爆发了。但他怒气的爆发并不是雷鸣闪电式的，而是喷发着一股阴火。此时，他想起了有人密报乐运在先帝面前说他坏话的事，联系到今天，他竟不顾自己在寝宫验视美女，大不敬地闯进来偷猎美佳人，真是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看来这个乐运不除掉是不行了。

虽然宇文赧不动声色，坐在他身边的杨皇后还是能感觉出他在想什么了。她偷偷在宇文赧的身后向小内侍招手儿。等那小内侍过来后，杨皇后悄悄地说：“快去请随国公来，圣上要杀人了。”

小内侍点点头，悄没声地出去了。

杨皇后所说的随国公就是她的父亲杨坚。杨皇后的爷爷杨忠曾是北周王朝的大贵族，因战功赫赫被封为上柱国大将军、随国公。杨忠死后，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加上又是杨皇后的父亲，所以在朝中掌有重权，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他的女儿是当今皇帝的皇后，所以对北周政权格外维

护。但他恨铁不成钢，自己的女婿竟是这样一个无耻之輩！他曾让女儿通过枕边风企图改变他一二，自己也亲自劝谏过几回，但都无济于事，宇文赧照样我行我素。这一切使他真没脾气。而乐运恰是与他志同道合的朝臣，他们两个不但对治理国家有着共同的看法，而且私人关系也很融洽。乐运这次闯宫，也是得到他的支持的。

小内侍走后，宇文赧又冷笑了几声说：“难得，难得你这样忠心，给朕列举了八大罪状。哈哈哈哈哈，朕从谏如流，行了吧？来人，拿酒来，奖赏乐运谏臣！”

另一个小内侍会意，端过一杯酒来。

杨皇后连忙说：“陛下，他乃出于公心……”

“哈哈哈哈哈，正因为他出于公心，朕才奖赏他。”

乐运知道他的死期到了。这样的结局他预先也曾想到过。既然他敢于闯宫，敢于将那“八大罪状”递上去，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见那小内侍端着鸩酒慢慢地走过来，也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臣视死如归。作为谏臣被陛下赐死，臣是死得其所。臣将名垂千古。可陛下如果不听臣的劝谏，致使亡国亡身，则会在青史上留下恶名。臣死不足惜，可惜大周的江山不能永固啊。”他接过小内侍递过来的鸩酒，一饮而尽。他捋了一把胸前花白的长须，然后将那酒杯抛在地下。

宇文赧嘟哝道：“江山是朕家的江山，哪里用得着你多嘴多舌！”

喝下了鸩酒的乐运伸开双臂，在偌大的寝宫里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空荡荡的大厅四处回响着

他颇具震撼力的笑声。

随国公杨坚踏着这狂放的笑声一步跨进了大门。他看见乐运在大笑，又看见被他扔在地上的酒杯，明白了事情的全部。谏臣乐运，忠臣乐运，已经喝下了鸩酒。他使劲跺了跺脚，悔恨自己晚来了一步。他快步跑过去，一把抱住了摇摇欲坠的乐运，动情地说：“我来晚了。”

乐运在杨坚的怀里，突然收敛了那无奈的狂笑，继而号啕大哭：“大周不日就要亡了。公好自为之啊。”说完，一股紫红色的血流从他的嘴里流出。他的身子瘫软了，他那不肯瞑目的眼睛却僵直地盯视着杨坚，似乎还有话要对他说。杨坚轻轻地将他放下，用一双颤抖的手将他的眼睛合上。

杨坚站直了身子，怒视着他的女婿，当今的皇帝宇文赟，半天没有说话。他呼呼地喘着粗气。杨皇后担心他再发作，也会被赐死，于是一溜小跑来到父亲身边：“事已至此，什么也不要说了。快出宫去吧。”她一边使劲推着他。

杨坚真想发作。但他终于没有发作。他知道他那混蛋女婿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他强忍着愤恨无奈地往外走，走到大门口时，才狠狠地说：“胡闹！”说完，一甩袖子，出宫去了。这一切，宇文赟全都看在眼里。杨坚的举动使宇文赟大失面子。杨坚既然进了寝宫，第一件事就应该先来叩见他，向他请安。虽说他是老丈人，但这个礼节是不能免的。令宇文赟气愤的是，他竟然先去扶住那个乐运，这叫什么事儿？他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这不是明显地蔑视朕吗？

宇文赟越想越气。杨皇后站在他的身后一声也不敢吭。他突然迁怒于杨皇后，咬牙切齿地恶狠狠地说：“都是你，